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2

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上)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郑州师范学院】李会展 《雪夜》

【长江大学】李干 《抽陀螺》

【大连理工大学】谭帅 《马匪》

【佳木斯大学】潘云贵 《青梦》

【山东大学】骆牛牛 《子弹射向何方》

【江西师范大学】周兴 《对岸的宝塔》

【贵州省凯里学院】田兴家 《一九九七年的谷子》

【河南科技大学】闫赵玉 《阿和姑娘》

【贵州师范大学】李达 《麦芽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郭悦 《千帆》

◆ 漓江出版社



2012

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

·小说卷

(上)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2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上下) / 冰峰主编. 中国
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07-6526-2

I. ①2… II. ①冰… III. ②中…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92479 号

2012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上下)

选编者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冰峰主编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王楠
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责任监印 周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38
字数 635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6526-2
定价 5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第三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
征集、评奖、出版活动

总策划 赵 智 李镇西
策 划 金 岩 庞俭克 张清华 谭五昌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赵 智 李镇西
副主任 李献平 金 岩 王慧萍 庞俭克
成 员 陈亚美 谭五昌 陆 健 刘 鑫 蒋守法 魏丽峰
王海军 彭 莎 张大群 蓝 野 何 勋 席 文
李佳蔚 顾 越 杨 子 梁 翔 赵俊义

评审委员会

小说评委

邱华栋 《人民文学》副主编
徐 坤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程绍武 《中国作家》副主编
梁 梁 原解放军出版社政治部主任
顾建平 《长篇小说选刊》执行主编
王 刚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徐则臣 《人民文学》小说编辑

散文评委

梁鸿鹰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宁小龄 《人民文学》副主编
韩小蕙 《光明日报》领衔编辑、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庞俭克 漓江出版社副总编
周晓枫 《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陆 健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熊元义 《文艺报》理论部主任

诗歌评委

韩作荣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
商 震 《诗刊》常务副主编
冰 峰 作家网总编、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副校长
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臧 棣 北京大学教授
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谷 禾 《十月》诗歌编辑

由莫言获奖想到的（代序）

冰 峰

2012年，文学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让低迷的文学产生了原子弹爆炸式的影响。巨大的烟波不仅摧毁了人们对文学的蔑视、冷落和偏见，其余波还抵达了中国高校的校园。备受冷落的文学开始有了温度，人们开始热议文学，亲近文学。

文学给莫言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光环，这个光环比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企业家明星，甚至政治领袖头顶的光环还要大，还要璀璨，还要持久。这个光环照亮了中国人情感深处的一种期待，一个愿望，同时也熄灭了灵魂深处一盏自卑和无奈的油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居然在文学上得不到世界的承认，其滋味可想而知。莫言的获奖，终于让中国人有了文学的自信，有了情感和灵魂的自信，也有了文化的自信和人种智慧的自信。

文学是高贵的，应该给予其应有的地位。文学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个民族品质和灵魂的象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开始关注“钱”，把“钱”作为衡量一个人成败的标尺。然而，文学是清贫的，不能给人带来物质上的收获和享受。许多爱好文学的人，好不容易写出一点东西，还要四处找人发表，可怜其一片赤诚，甚至有的诗人还被讥讽为“神经病”。陷入如此窘境的“作家”“诗人”，他们的分量可想而知。爱好文学的人往往被领导、家人“誉为”执迷不悟，他们的口头禅是“文学能当饭吃？”如此，文学圈里留下的便是误入歧途而忠贞不渝者。

文学的地位如此尴尬，足以让我们反思。虽然文学在八十年代，也曾辉煌一时，但毕竟是因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社会相对封闭落后，人们的精神生活单调而无聊，所以文学成了一种情感和心灵的寄托。时过境迁，歌星、影视明星日益

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精神和情感的胃口开始出现异变，中国出现了全民娱乐的无聊现状。于是文学开始备受冷落。著名作家门厅冷清，然而却有更多的闪光灯对准了在舞台上煽情的娱乐明星。从而使得一首歌、一个镜头的报酬，足以超过一个作家孤灯独影数十载的辛劳。现在人们的生活是快节奏的，要的是“速成”，而作家成长的速度太慢，结出的果实太晚，甚至只有经后人评说后方有定论。如此，难耐清贫的作家，有的也只能改行去写影视剧本，或为领导、企业家写拍马屁文章，以求生存。长此以往，真正投身于文学的作家便只剩寥寥了。

莫言获奖，无疑让文学重归坦途，找到了应有的光荣。原子弹的硝烟散尽之后，作家身价倍增，文学不仅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当然，社会有社会的价值标准，因为人们看到莫言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奖金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前几天就有朋友问我，莫言的书销量那么好，一年要挣多少钱啊？

莫言有名了，也有钱了，名利双收，世人求之不得。过去逼着孩子学琴、练歌的家长，或许有的已经教育孩子改当作家了。这就是现实，无情，但又具有残酷的规律。

总之，2012年是中国人的文学年，虽然从表面看是莫言一个人的荣誉，但从更为深刻的角度看，莫言的获奖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暖风，带来了一个春天，是我们中国人期盼已久的收获。他让中国人的文学梦清晰了许多，也绚烂了许多。

既然文学界都发生了如此大的震荡，大学校园的文学热升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莫言在北师大演讲的时候，连走廊里都坐满了学生。这样的场景，令人兴奋又鼓舞。

我们的高校征文已经举办了三届，今年的《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出版后，高校文学作品集已经有厚厚的十二本，这是我们的收获。我相信，有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和激励，我们的大学生会更加热情高涨，投身文学事业。在这里，让我以一个作家的名义祝愿我们的同学，未来的文学是你们的，也许，你们其中的一位，就是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让我们共同努力、期待，做一个美好的文学之梦。

2013年4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由莫言获奖想到的（代序）	冰 峰/ 001
--------------------	----------

（上）

雪夜	郑州师范学院/李会展 001
抽陀螺	长江大学/李 干 013
马匪	大连理工大学/谭 帅 036
青梦	佳木斯大学/潘云贵 052
子弹射向何方	山东大学/骆牛牛 069
对岸的宝塔	江西师范大学/周 兴 087
一九九七年的谷子	贵州省凯里学院/田兴家 098
阿和姑娘	河南科技大学/闫赵玉 107
麦芽糖	贵州师范大学/李 达 121
千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郭 悦 129
流金岁月	江西师范大学/周映映 154
金色眼睛的孩子	安徽省黄山学院/王 洁 166
迷路	四川农业大学/程 见 171
掘墓人	陕西理工学院/郝汶超 177
老街	贵州师范学院/李思瑾 191
旧事	西北师范大学/涛 涛 220
墙外的冬天	四川大学/宋寅翼 236
儿孙满堂	山东鲁东大学/高树伟 250

（下）

招魂	郑州大学/牛 冲 279
----------	--------------



雏菊	河南大学/唐 永	314
九叔的婚姻	广东省肇庆学院/杨康明	337
斜阳	南京师范大学/韩倩雯	352
奔跑啊阿西塔	天津大学/刘 可	368
画展	北京工商大学/苏笑嫣	379
倒立的影子	西藏民族学院/刘 贝	390
杀猪匠	西安邮电大学/刘草厅	396
青瓦塘	兰州大学/张飞斌	427
拉萨乱雪	广西大学/柳扶疏	444
阿幸	重庆师范大学/王唯州	465
惊梦	河南大学/王璐莹	476
东狱庙	南昌航空大学/邹 力	493
燕子衔泥去做窝	贵州师范学院/孔维越	506
苇草	山东鲁东大学/刘超伦	530
譬如, 菊香	山东鲁东大学/何保荣	543
承恩	广东海洋大学/张泽喜	552
怪物哭丧	河南大学/冯蕊蕊	558
盲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智洋	569
春耕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黄 敏	574
山里人事三则	西南大学/桓 欢	583

附 录：第三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

征集、评奖、出版活动·获奖名单 /591

雪 夜

郑州师范学院/李会展

日子总不过一身白衣裳一身黑衣裳轮换着穿，不急不慢，一年一年就让它穿旧了，扔弃了。男人在这轮换中活了近四十年，才算理清了一点悲凉的头绪：这世界就是强的欺负弱的，蚂蚁小心翼翼地呼吸还得被人踩在脚底下。男人原来也不这样想，开着杂货店的时候，看着女儿的粉扑扑的笑脸，男人觉得满世界都是明媚灿烂，都是春天……可那是以前。也并不遥远，两年前。

街边的商店音响里撕裂地唱着：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春天里……男人在心底冷笑一声，春天会来，当然也会过去，但春天没有功夫收藏你。男人沿着街一边走一边抱搓着两手在嘴边哈气，哈，哈，一口一口地冒白气，却始终无法温暖自己。

预报的说今夜有雪，大约下半夜才会路过这个小城市。

男人使劲搓了几把冷木木的脸，把冻扁的五官恢复原位，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这狗日的天！缩缩膀子裹紧粗劣的破棉衣，继续沿街往前走。男人想是真没有办法了，就干他一票吧，真他妈没有办法了啊。男人的眼泪竟差一点掉下来，男人恨不得照自己脸上扇几个耳刮子，骂，你个屌货真他妈活该受欺负，活该！这点事儿你都没胆子，你叫人踩捏死算了！

男人想流泪是因为，也只会因为，女儿微微笑的小脸蛋儿又浮现在他心上，那笑脸在他心里汪汪地弥漫成一片，他的心就猛然地一个柔软，水就要溢出来……他想女儿。

两年多了，真不知道她现在胖了还是瘦了，还是那么喜欢对着电视机听歌吗？……以往，每当看见电视节目里宋祖英彭丽媛等歌唱家出现，女儿就指着屏幕仰着脸如葵花，跟他说：爸爸，小雪儿长大了也要当歌唱家。女儿是雪天生的，



就叫小雪。小雪说的时候还带着手势比画着，使劲地伸开手臂似乎把整个世界就抱在怀里了，黑亮的眼睛一眨一眨的，清澈的小脸望着他，像极了雨后一朵新开的花。她还说，她要让满世界都充满歌声，就像天上的星星闪烁……男人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男人仰面去看那黑魆魆的天幕，阴沉沉的混沌一片，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大面积的冷也源源不断地从乌黑的云团中投放下来。男人吐一口痰，再一次止不住地哆嗦，想，干就干了，反正又不是没有进去过，进去正好，倒省得受这份割刀子似的冷了。这样狠下决心转念想完，男人走路的时候四处瞅看的神态就略微凶狠、从容了一点。

不远处的路灯昏黄，一个老乞丐瑟瑟地蜷缩在椅子上，守着那片二十五瓦的稀薄温暖，旁边一只破碗忠实地蹲在脚边。路过的时候，男人想，也真是，活得还不如这位呢，自己腿脚健全，连个乞讨的资格都没有。男人不断地咒骂着这冷得不近情理的破天气，不停地晃荡着身子，好像一旦静止就会生生冻在那里。这时候肚子也开始持续“咕咕”地叫，男人搓着手“嘻哈”着又抽了一支烟，连烟头上最后一口烟也吸进鼻腔里，可那些云彩烟不是粮食，喂不饱空荡荡的肚子。男人摸摸兜里，掏出来数了数，还有二三十块钱的样子，还是问工友老赵借的。男人看了看，迈步走进一家超市入口处那种常见的快餐店，进了里面，发现早就没有饭了。也是的，都将近八点了。只有一些粥，冒着有气无力的蒸气，服务员们还正在准备收拾店面打烊。他问了价格，买了一份海带萝卜鸭肉汤，一纸碗，好歹还是热的，又在超市里用几块钱买了一小瓶那种最便宜而烈性的二锅头，坐在角落里抱着纸碗交叉着暖他那两只皴裂的大手，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大口往嘴里灌一口酒，把那几块仅有的骨头也狠劲地嚼碎尽量咽进肚里。

正在他喉结翻卷的时候，一只穿着棉夹克的雪绒绒萨摩狗嗅着跑到他跟前，还没看他一眼，后面的女主人就柔声喊：宝宝，快过来，脏，那边多脏！

他没嚼碎的骨头噎在嘴里，闻声愣了一下，“噗”的一口都吐在雪白的宠物狗身上。女人一见就炸了，抖着皮草大蹶跳着脚唇红齿白地骂了个抑扬顿挫，你什么人弄脏了我家宝宝你怎么这么恶心的素质，等等。女人正骂到即兴处，他“嚯”的一声站起来，盯住她看，把女人倒吓得往后一个趔趄，骂骂咧咧地牵着萨摩走了。

男人坐下来，继续呼啦呼啦地喝汤。男人对狗向来没有什么好感，想，三年前要不是前面邻居陈家的那块骨头惹了他家的狗，他的女人也不会陡然间就感到和他过的日子是多么的寒酸，可能也就不会和刘二这个狗日的好上，那他也就不至于被弄到监狱里蹲了一年又六个月，现在也不会落到这个局面，连自己的女儿

都没有脸再回去看上一眼。

说实话，他在小镇子上开着一片小杂货店，指着卖个锅碗瓢盆，确实也挣不了几个大钱，但是他也没有太亏着女人和孩子，别人有的他也尽量往家里买。可女人老是嘟囔嫌他没有本事，说她穿来穿去还是陪嫁的那几件衣服，说到现在还骑着一个破破烂烂的二手摩托车，说吃的没有吃的喝的没有喝的，说女儿想买个玩具都买不上……女人本来挺漂亮的一张脸对着他唠叨时，耷拉着眼睑，不看他，总像是不营业的门面，说不出的淤积的怨气。他一天到晚埋在店里，是不想看见那张怨毒的脸。

女人的嘟囔让他有一种受伤的挫败感。女人总让他觉得，他亏欠她。

其实女人也是闲得找气，凡事都要和前边陈家相比，陈家做生意发了财，盖的是三层的仿欧式小楼，直接遮住他家的一部分光线，他女人吵不过财大气粗的陈家婆娘。陈家女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抖着上面批准的宅基证说，看见没，小骚娘们儿，这是经过批准的，老娘想盖多高盖多高，老娘愿意！陈家女人长得三角眼，辣椒脸，和他家这个陈家女人骂她长得“狐狸脸，桃花眼”的匀称女人向来弄不到一起。他女人斗不过陈家，只有转过来骂他没有本事，住的还是漏雨的平房，扑在他身上，声嚷着让他去打陈家那嚣张的小婆娘……

那一天，陈家女人拎着一块骨头和他家几个月大的小毛狗，来到他院子里，扔下狗，说，我这骨头可是炖给我儿子考试吃的，你最好看住你家的馋嘴货，下一次可就不这么客气了！说完，骨头扔在地上，就踩着高跟鞋亦步亦趋地走了。小狗娃子也真不懂事，女人前脚刚走，它就赶紧上去再一嘴扑咬住骨头埋在桌子底下呜呜地吃，一脸的穷酸相。他女人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依然纹丝不动地吃着咸菜就饭。陈家女人走了之后，女人放下碗，环顾一周屋子里陈旧的摆设，又看看衣衫寒酸的女儿，女人抬头漫不经心地乜了他一眼进了卧室。女人这一眼像是泰山，又像是锋利的箭，把所有的重量和芒刺劈头盖脸地都甩在他身上。他一脚把桌子底下的小狗踹出去老远……

这会儿男人终于把纸碗里的汤一滴不剩地喝完，瓶里的酒也拿开水涮了一遍都倒进嘴里，方才抹抹嘴，出了店门又来到街上。

风一吹，当然更冷，但总算身上有了些热量，男人大步地往前走。借着酒劲，男人想，干他一票要么弄点钱给小雪买把琴，要么再被抓住关回监狱，不过是如此了。男人心里涌上一点缥缈的豪气，隔着衣服弹了弹腰间的水果刀，似乎那锋芒也在想象中鲜活地跳跃。

他的小雪，是同他一起到城里进货时，经过琴行，隔着玻璃看见人家墙上的大屏幕上莎拉·张在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他也不懂，都是后



来小雪给他说的。只看见一个有点胖胖的红裙子小女孩站在那里拿琴弓拉着弦，就有山涧自琴弦间流淌，并且这水面上还有花瓣流转……他虽然听不懂，但也觉得美，他是读过一点书的人，知道柴米油盐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辽阔和美的世界在。小雪当时睁大眼睛，在外面早已经听得呆立不动，他看着华丽雅静的琴行，再看看他的小雪，他的眼泪就发了芽，长出一股心酸的花。他知道小雪从小对音符是多么的敏感，对着树上的鸟声也能仰着小脸研究半天……可他给了她什么呢？他能给她什么呢？

他当下决定，这回货不进来了，给她买一把！

但他进去问了问琴师价格，伸在口袋里的手就没有好意思掏出来，可他看着小雪还在那里举着小手，好奇而虔诚地抚摸着琴身，轻轻地，柔柔地，像抚摸一只白鸽……

还没来得及攒钱再买，他就出事了。

再接着就两年多没有再见小雪了，两年了……半年前，他被放了出来，没有脸也不愿意回家，就在附近的这个城市郊外找一份建筑工的活，每天拼死拼活地干，还是夏天，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扛着一袋一袋蚀骨肉的水泥他也觉得心里美气，心里琢磨着，一天天熬下去，熬过这几个月，到年底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一万多块钱。有了这些钱，不但可以给小雪买把琴，完成这个积在心里几年的心愿，还可以回家过个年，和女人能过不能过再另说，但至少可以再重新经营他的杂货店，和以前一样，天天能看着他的小雪，他的乖女儿。

可谁料到到了年底，当初许诺好的临近发工资的时候，工头却撂下一句话说过了年再发就跑得没影儿了呢。他是欲哭无泪了啊，杀人的心都有，可他去杀谁呢……

雪到这时候，还没有下。

说是下了这场雪过几天就要立春了，但是眼前只见寒冷肆虐，阴霾的天气，风漫天地刮，仿佛春天就是个遥遥无期的谎言。

在西城的小广场上，他停了下来，翻出口袋寻出一根变形的纸烟，点燃，架在两片冻裂的嘴唇中间，深吸一口，吐出一大片湛蓝。吐纳之间才想起今天都是腊月二十三了，小年了，他想怪不得今天一路上看见这么多人吃饺子呢。

唉，可又是一年了。男人沉沉地叹一口气，把烟蒂狠狠在鞋底碾灭。起身，还往西走。

这时候街上已经很少有人了。这么冷的天，有家有室的谁不在家里待着，陪着家人，享受着融融的天伦之乐？男人看着不远处人家窗口里橘黄色的灯光，他可以想象那窗台后面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景象，可他也只能是想象。他低下头，

不去看那些灯光，使劲咳嗽了一声，鼻音里带着浓重的水分，眼泪几乎又要控制不住地滚落。

……

过了小广场，是几个小街巷。男人放眼瞅瞅，站在路灯下，任虚黄的灯光斜打过来，把他的孤单的影子挂在路边低矮的电话线上。这里便是这个城市的“红灯区”，是男人今夜此行的目的。

所谓的“红灯区”不过是这小城里的下等烟花之地，暗娼集散的地方。有一些女人开着有篷的电动三轮车，在路边佯装载人，谈好价格，拉到她们的出租屋里进行另外的交易。底层生存如此的艰难，就算是这样如女人们自嘲所说的“局部开发一下”，也没有什么可笑话的。

男人翘着脖颈冻得在原地打转，看了一圈，路灯的小巷口下有一个，洗头足疗的招牌后面有一个，挨着广场的那条路上有几辆三轮车，看不清车篷下的人脸。男人再看看，沉吟一下，又折回广场边的路上。要搁在平时，早就有女人体香扑面地追上来了，还往往一把攥住男人的关键部位，职业性地媚笑着拿眼神邀请男人，大哥，洗个头吧，住个宿吧。都是听工友老赵说的，老赵说的时候还模仿着，绘声绘色。

真是要过年的样子了，能回家的差不多都该回家了，不能回家的这么冷的天也不会出来受这份罪。看着远远近近几个零散分布的女人，男人在心里也想他家里的女人。他近三十岁上才娶进门的女人，一笑眼睛有着涟漪般纹路、柔软多汁的女人，让人又念又恨。可就算断了骨头可还连着筋，他再恨，那也是他的女人。

这两年男人算是用劲地恨他的女人了，每天都在心里更新崭新的仇恨，他怕哪一天醒来忘了恨了就再恨不起来了，就只有咬牙切齿地提醒自己，这样的女人，得恨！恨到一定程度上，男人静下来夜里想想，其实也不能都怪女人，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恨不得再抽自己一巴掌，骂自己，女人都叫人翻来覆去白花花地睡了还给她开脱！

但设身处地地想想，男人觉得还是自己的责任，女人骂得对，谁叫他没有本事呢。女人很美，更想美，他总无法翻新她的美。……

我说大哥，去哪儿，住店吗？

猛不怔地，吓了他一跳，把他从纷乱的思绪里拉了回来。男人没好气地说，不住！

女人停下三轮车，咋，大哥，我会吃了你不成？

那女人自顾自地笑，见他不言语，便发动着三轮车跟着，凑上来说，这么冷的天儿，要不你再多转两圈儿？



男人也停住脚，回身打量这个女人。

女人三十多点，一张瘦小皎洁的脸，眼睛半眯着，柔软又执着，望着他，睫毛略长，就显得毛毛地很有些媚相了。

男人在心里掂量了一下，好吧，既然是你找上门来的，那这就是天意，怪不得我了！心底暗自说，就是她了。她这瘦弱的体形，万一反抗起来也好对付。

男人稳住心气，语气沉甸甸地说，一宿多少钱？说得中气十足，好像他腰缠万贯的样子。

女人没想到他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一看就是个“生瓜儿”，眼风一带，递上一个婉转流盼的笑脸，大哥你看呢？这就有些撒娇使媚了。

男人一麻，眨眨眼，想，小婊子货。不知道他是在心里骂眼前的女人还是连家里的也一起骂了。下意识食指并中指摸了摸刀子，有呼之欲出的锋刃。两年前他就是这样在刘二肩上扎下去的。

一百万！男人愤愤然地说，眼神明显地是陷入某一个回忆片段，心说，钱，钱，看你可值不值！

女人无声地笑了，点了一支烟，熟稔地放至青紫的唇间，吐出一股缥缈的幽蓝，烟气盘旋在男人脸上，氤氲后面女人一张淡淡的笑脸，弹一下烟灰，把手里的烟棵掉过头插进男人嘴里，那可就是这个价了啊，哥。

男人噙着烟蒂，表情有些僵硬，没愣怔过来。他除了在家的女人，哪有之外的历练，男人就有些气缩。

女人一努嘴，上车。

男人就晕乎乎地上车了。

女人开车前进。

一上车男人就后悔了。

风掠过女人的头发，从前面的挡板玻璃口往里头呼呼地吹。男人想起老赵曾说的，有一类女人把男人拉到车里，到僻静处被预先就埋伏好的姘夫狠狠宰一顿，剥扒得到最后只剩个裤头。稀里糊涂就上了车，男人想莫不是真是这样？心里就一颤。男人于是就在风声中冲着窗口对女人喊，哎，我说，你那离这有多远？

逆着风，女人没听见。

男人在狭窄的车篷里如坐针毡，一遍一遍隔着衣服摸着刀柄，心里的豆腐般颤颤的软才逐渐感觉有些硬，就又横下心来，盘算着这女人穿得得体、收拾得也干净，应该会攒下些钱，这样说来，看来这一票没有看走眼。男人这样想的时候，反而慢慢不再有惧意，到后来倒觉得刀子都跃跃欲试的样子，像掂着把镰刀对着一地金黄的麦子。男人想，雪儿，爸爸总算能给你买一把琴了，今年年下说什么

爸爸也要回家抱抱你啊。想到这，男人才意识到他的怀抱是多么的荒凉，两年来，除了在牢里、工地抱砖头、石头，他什么也抱不住。男人把右手贴在最里面贴着胸口的口袋里，左手覆盖在上面，拍一拍，默念着，雪儿乖，来，爸爸抱抱……

这时车子猛地一个震荡，把他颠簸得剧烈一晃，他看看路面，过了一个下坡，再往前面就是立交桥那里了。立交桥下的道路就像是一段幽暗的隧道，里面的面积很大，行人荒芜，犯罪便如细菌一样在这里扎根繁殖，诸如抢劫、打架、强奸之类，屡发不止。

这真是天公助人哪，男人眼里掠过一丝有把握的兴奋。拍车挡板，停车，我说停车！

这回女人听见了，转过头，但没有熄火，问，怎么了，大哥？还是那种娇小的笑脸，毛茸茸地望着他看，倒和他刚结婚时候的女人有些相像。

男人看着她的笑脸，女人把她的弱不设防地给他看，男人的脑子里空白了一阵，心立刻有些怯、有些软，拿不准到底出手还是不出手。在车里男人心劲鼓动得好像不小，可真到跟前，真动刀子抢劫，男人脑子里闪过的仍然是犹豫、慌乱。

说到底男人从来也不是狠硬的人。

男人的手慌张了一下，手背抵在衣兜的硬柄上，一咬牙，一旋腿下了车，动作很猛，好像一下子下不来就不敢再下来了似的。

下来了，男人一大步再一大步走到车前面，四处撒望一眼，手抄进兜里，刚要出手，左眼边似乎扫过一个人影，定睛看看，什么也没有；再一次想拔刀，倒又觉得有个影子在右眼边一闪。

女人又对他一笑，问他，大哥让停车，有啥事？

男人看着女人，几乎是脱口而出，我上厕所，要……尿。

男人的手终于从兜里出来了，掏出的却是一个空瘪的烟盒，男人错错哆嗦的双唇，是个笑笑的样子，喝多了，攒，攒不住了，嘿嘿笑笑。男人仓皇地吞吐着解释了一句，心底几乎是长出一口气。男人自始至终两个手抖得不成个样子。

女人笑一笑，看看车篷，挡风玻璃烂了一个大窟窿，车行时冷风一个劲地往里灌，女人拍拍挡板，有些歉然地手指着前面，说，对不住啊大哥，到前面这就到了。女人把护在膝盖上的破旧军大衣掀下来，要不这大衣你披身上，看你嘴唇紫的。

男人连忙摆手，不用，不用！

男人几乎是小跑着到大石柱后面，解开皮带，拉开拉链，抓摸了好久才把那个废弃般的東西拽了出来，抖了半天，也尿不出来。男人心里的懊悔啊，恨不得掏刀子捅自己几刀，你个尿货，两年前那一刀你咋能扎进去呢？！男人恶狠狠地



骂自己，闭着眼睛努力想尿出来。都忘了时间，男人忽然感觉有水珠子滴在手背上，男人愕然看看，发现竟然是自己的眼泪，男人用大巴掌使劲拍自己不争气的眉眼，一拳砸在石柱子上，男人几乎是带着哭腔破口骂：

X 他妈，谁叫你问我冷不冷啊？！

男人涌出了满脸的泪。

多少年都没有人关问过男人的死活了，仿佛有几百年那样的漫长，男人这一瞬间委屈得倒像个孩子。……

再回到车上，女人笑他，哥，你这一泡可还真足分量。男人也对应地笑笑，喝多了。

上车啊。女人催他。

男人抬起头，说，我……不去了，你走吧。

女人困惑，咋，妹子不值你说的那个价了？

男人尴尬地笑，把头摇摇。

那就上车啊，妹子还等着回家吃饭呢。说着把大衣扔给他，走吧。

男人鬼使神差地就又坐车厢里了。

真如女人所说，大约半支烟的时间，就到了。是常见的那种外来务工人群集聚的城中村，灰黑色的老房子多打着一个醒目的“拆”字。推开破铁门，进了院子，是二楼一间靠里面的屋子。

出乎男人意料的是，女人的屋里格外的整洁，如白雪。墙上的裂缝和污痕都用白纸贴上，陈设虽然简单，但居家的物件都还俱全，并且收拾得有条不紊，床上靠墙贴的是几张剪纸，剪的大红喜字和一个胖胖的大娃娃，平添了许多可爱和情致。很温馨，到底是女人。

男人在旁边小凳子上坐下，没敢坐床上，也不知是不是怕弄脏了床单。在那里侧着头抽烟，看女人在屋子里忙活。

小方桌的案板上有饺子馅，也有和好的面，看来是没来得及做。女人在电饭煲里倒水煮面条，煮好了，盛在碗里吃。问男人，要不要来点？

男人夹烟的手摆摆，可抑制不住喉结的翻动。女人就笑，给他也盛了一碗，吃点，暖暖。又说，这天，可真够冷的。

女人问他几句话，诸如家是哪儿的什么工作之类，见他也不热情，虚虚掩掩的，也就不再多问。男人也真是饿了，呼噜呼噜连汤带面就倒进了肚里，一股暖流随即自胃部向周身绵绵扩散，那真是一种无比美好的感觉，特别是这样的大冷天里。

身上有了一点暖意，趁女人收拾锅碗的间隙，男人开始思量自己的处境，看

形势这院子里大多数的人都回家了，如果他此刻下手，万一女人喊起来，会不会有人听见？男人再迅速而细致地打量屋子，钱，钱，会藏在什么地方？床头的盒子里？对面的柜子里？床底下的鞋里？像，又都不像。看来只有先控制住女人才知道了。看着女人背着身在水龙头下洗刷，男人又不忍了，刚吃了人家的热饭啊，这个念头刚一想发芽，男人立马像掐烟一样把它掐灭了，在想象中掴自己的脸，狠狠地想，就他妈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临时变软才弄到这个局面，待会你拿什么给人家？！再鼓动自己——动手吧，快，趁她还没转过身，快！

男人猛地站起来，心说，真的，大妹子，好人哪，是真没办法了啊，我真不多要，一千多块钱就足够了！

男人迅速扑过去，抱住女人！情急之下，倒把自己逼出了翻卷的泪意，但是终于抱住了，刚要伸手向女人脖子上掐——

大哥，你看你，急什么呀！

——女人以为他急赤赤地想要她。

女人转过身，手里的碗掉落在地下，声音很脆，啪，碎了。女人口说着，“碎碎”平安，收拾碎片。嗔他，洗脚去，热水在壶里，给我也倒上。

男人愕然，青筋暴涨的手终于沮丧地垂下来，女人的笑脸，女人的温暖和风情，再一次让他柔软起来。男人几乎是夺门而出，不干了，老子不干了！男人在心里绝望地喊。

刚一开门，“呼”一阵冷风伴着未成形的雪粒子坚硬地扑过来，围剿男人身上那点儿可怜的暖，男人浑身打一个寒战。

预报的雪，终于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

女人在屋里叱，你个傻大个，快关上门啊，冷死了！

男人迈出去的右脚又沉重地收回来。这样的天气，他要是再去街上溜达，根本都不用想，就知道冻死的可能性有多大。

男人关了门，男人转过身，“扑通”一声就给女人跪下了，眼泪也随之滚落而下。因男人身形高大，这膝盖同时着地之声近于天崩地裂一般巨大，震得屋子似乎都为之一颤。

女人张着嘴巴，显然是被他突兀的举动吓住了。连忙奔过来拉男人，拽着男人的胳膊往上提，但她拉不动。

男人跪在地上，一边流泪一边往外掏他屈指可数的几个口袋，两个裤子口袋，一个上衣口袋，另一个烂个洞，里面一个内衣口袋，都翻过来，所有的东西共计一个打火机，一包所剩不多的劣质烟，一张包了几层塑料纸的照片，半个捡到的已经像砖头一样的馒头，零零散散的一些钱，有硬币有纸票。唯一不见的是那把